

## 第一章 皇帝滿頭綠

這是宋姣姣進宮第一天，那日她的便宜爹打起了感情牌，大呼一聲，「爹爹愛妳！」系統的聲音冷不防地響起：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二兩整。】

宋姣姣有個鑿謊系統，每當聽到一句謊言，就會得到一兩銀子。宋有財不愧是她爹，四個字就能撒兩句謊，爹是假的，愛也是假的，很是戳心。

家財萬貫的宋有財，「愛」她愛到臨時買了個小官，還斥鉅資給她買了個選秀出道位，抬進宮做秀女。這個冒著殺頭風險的騷操作，逼得宋姣姣和快要談婚論嫁的賀昭分了手，京城無人不知她是個渣女，進宮當日罵她的人圍成十里長街，一路將宋家的馬車罵進皇宮……

「宋答應從前風評不好，要好好和御妃娘娘學規矩。」派來教育新人的黃嬪嬪聽說過她將未婚夫綠了個遍的事，語氣頗為嚴苛。

宋姣姣好脾氣地任她擺佈，捂著咕咕叫的肚子。等得都餓了，御妃娘娘還是沒起床，她很不高興。

「宋答應能不能控制一下肚子別叫喚？」黃嬪嬪橫眉冷豎。

宋姣姣下意識繃緊了肚子，不給馬兒吃草，又不讓馬兒肚子叫，這就是吃人的後宮嗎？

她不可置信地盯著黃嬪嬪看，餓得沒力氣與她爭辯，只瞪大眼睛讓她自己領悟一下。

落到黃嬪嬪眼中，就是一雙黑葡萄般的眼睛閃著光，安靜又委屈。活了這麼多年，終於見到了野生綠茶，可誰還不是個老綠茶呢？她心裡想著呈上祖傳鋼針來給宋答應一點顏色瞧瞧，卻實在被盯得發虛，斂眉解釋道：「皇上昨夜歇在御妃娘娘這裡，宋答應若管不好肚子，可是大不敬之罪。」

進宮第一天，居然就要見皇上了？「那不行，我這麼餓，一定會冒犯皇上的，告辭！」一聽到要見那個陌生的便宜丈夫，宋姣姣就一陣頭疼，捂著肚子佯裝不適，轉身就想走。

「哎哎哎，宋答應——」

黃嬪嬪還想攔，從家中帶來的忠心的春花和秋月已經一人一邊攙著宋姣姣往外溜去。

不合時宜的通報聲卻在此刻響起，「御妃娘娘到——」

剛一腳跨出廣寒宮正殿的宋姣姣不得不轉了身，面上掛著狗腿討好的笑，按黃嬪嬪的要求衝那人盈盈一拜。

「妹妹免禮吧。」御妃的聲音果然很御姊，輕輕一句話都像是在人心上搔癢，留了個鉤子。

宋姣姣就是那條熱衷於咬鉤的魚，看清了御妃娘娘真容，只覺得呼吸一窒，陷進她的嫵媚裡去了。「娘娘好美……」她甚至忘了要逃。

御妃美目流轉，捂臉嬌嗔一聲，「皇上起床氣重，原本還鬧著要本宮更衣，想著不叫妹妹久等，本宮便先出來了。」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一兩整。】

像是一見如故，御妃熱絡地拉著她往桌前走，一落坐，便有宮人盛著各色餐點上桌，勾出了宋姣姣肚子裡的饞蟲。

作為年輕夫妻，御妃和皇上很是恩愛，她一提起皇上就能說一籬筐的話，和宋姣姣過去炫耀賀昭時一模一樣。宋姣姣覺得自己極其坦蕩，等會兒皇上上桌了，還得給她這個剛失戀不久的人來一大盤狗糧。

「唉，就是有一點不好，皇上總是不知餓足，本宮常年腰酸背痛。」御妃甜蜜又羞澀地捂住了自己的腰。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一兩整。】

聊天尺度過大，宋姣姣虎軀一震——這居然是謊言？皇上是不是不行？一個愛慕丈夫的妻子為了挽回尊嚴，在外人面前樹立丈夫很威猛的形象，著實是很令人感動的。

宋姣姣又試探著問道：「皇上很威猛嗎？」

御妃忸怩地比了個大拇指，「昨夜皇上虎虎生威，振我兩國雄風。」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一兩整。】

宋姣姣激動得臉紅了——真是苦了美女姊姊！要不是有鑒謊系統，自己都要被騙過去了。

「皇上駕到——」三喜尖利的聲音響起，眾人都低下頭去行禮。

宮規要求妃子第一次面聖要行叩拜大禮，宋姣姣不得不離了面前的皮蛋瘦肉粥，趕在皇上出來之前，將姿勢調整得合乎宮規要求，埋下頭去。

一時間無人出聲，隨時間過去，她四肢漸漸乏力，止不住輕輕顫抖，鴉青色的官靴就停在她身前，皇上卻一直不肯開金口允她起身。

半晌，一個聲音劃破了寂靜的空氣，「咕嚕咕嚕嚕……」

黃嬾嬾嚇得冷汗直流，宋姣姣把頭埋得更深，恨不得把自己種進地裡去。

皇上始終不肯出聲，還是三喜開了口，「宋答應免禮。」

她艱難地起身，膝蓋疼了也不敢揉，儘量克制著自己想翻白眼的衝動，低眉順眼地站在皇上身前。她都想好了，要是這個沒禮貌的皇帝對她動手動腳，就借勢把自己作到冷宮去。

面前的男人穿著單薄的黑衣，勾勒出瘦削有力的弧度，她低垂的視線只堪堪看到他的胸膛。冰冷的視線居高臨下地看著她，一縷莫名的冷香悄然勾上宋姣姣的鼻尖，與她短促的鼻息混在一起。

很多事都可以忘記，但是氣味卻會冷不防地勾出一點覆蓋在深處的回憶，宋姣姣只覺得心尖一顫，分不出是高興還是恐懼，腦子成了一團漿糊，驚愕地揚起臉，而賀昭也微微垂眸瞧她。

他很困倦，彷彿被什麼髒物惹惱了，低垂著眼皮，眸子裡只剩下冷，像點了半生的蠟燭突然熄滅，從前如火星子一般燙人的目光不復存在。

「昭、昭……」像是寒冬臘月吃了冰霜，宋姣姣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話，急得停了思考。

「咕嚕嚕……」肚子又一次奏起了樂，給她的窘迫添了把火。

「讓開。」賀昭的聲音帶著啞，有些不耐地注視著宛如見鬼的宋姣姣，「妳擋到朕了。」

空氣一瞬間降到了冰點，皇上起床時脾氣極大，誰有熊心豹子膽擋他的路？

黃嬪嬪趕緊一把拽過了宋姣姣，她卻留戀地想去拉賀昭的袖子，只可惜柔軟的布料從指尖滑過，還未來得及抓住，她又被拽著跪倒在地上。

「皇上恕罪！宋答應還不懂規矩……」

彷彿與這間屋子隔離了一般，賀昭只伸手揮了揮被碰過的衣袖，面無表情地出了廣寒宮。他一走，一隊又一隊宮人都跟著離開，場面一時間非常浩大。

細品了一下御妃剛才說的話，宋姣姣五味雜陳。

春花和秋月也白了臉色，為宋姣姣後半生擔憂。

為什麼賀昭突然出現在皇宮裡，成了新帝？那個三個月前在她窗前被棄若敝屣的賀昭……

似是看不出這些暗流湧動，御妃懶懶地打了個哈欠，「皇上剛起床，脾氣是有些大的，妹妹別見怪。」

她像個女主人一樣朝宋姣姣招呼著，宋姣姣當場就麻痺了。她狠心甩了賀昭，結果陰錯陽差嫁了過來，以後會被怎樣報復暫且不說，後宮裡那些個妃子，要是天天給她演「跟皇上一起起床」這一齣戲，恐怕不出半年，她就要泡在醋裡活生生把自己嘔死！

「噫，皇上不是都會在娘娘這用早膳的嗎，怎麼今日竟直接走了？」御妃的大宮女玉兔納罕道。

宋姣姣越發心虛，埋下頭喝粥，彷彿餓極了無法思考，她的手不自覺就伸向了桌上琳琅滿目的糕點。

「妹妹倒不必如此節約，剩一些宮人會處理。」

一桌原本有三個人的量，有皇上在自然更豐盛些，而宋姣姣一人承包了，如木偶般毫無靈魂地將糕點一個又一個塞入口中。她舀了口豆花，強忍著腹中的不適，宣洩般塞進嘴裡，「讓娘娘見笑了，我飯量比較大。」

不能過去伺候的春花和秋月在側殿外看得乾著急，卻又無法阻止，急出了汗來——小姐心情不好就暴飲暴食。

眼看著要撐破了肚皮，黃嬪嬪強行制止道：「宋答應，該和娘娘學規矩了！」

宋姣姣乖順地點點頭，睫羽灑下的陰影罩住了杏眼下的淚痣。

黃嬪嬪伸出手要將她攙扶起來。明明已經好努力了，她就著嬪嬪的手起身，然而肚子太重，伴隨著劇烈絞痛的感覺，臀部剛離開軟墊又沉沉地掉了回去……

黃嬪嬪沒見過這場面，尷尬歉疚地衝被嚇到的御妃笑笑，又努力地拉了宋姣姣一把。

宋姣姣臉色憋得通紅，手上的筋也越發明顯，然而還是紋絲不動。

良久，她平靜地總結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好像起不來了。」

宋姣姣最終沒能學成規矩，昨日在御妃那裡一頓操作猛如虎，吃到直接起不來

身，慌亂之中還是人美心善的御妃請來了太醫，一診斷，好傢伙……胃潰瘍了。作死多年，宋姣姣一不開心就暴飲暴食，沒想到在宮裡第一次翻車了。

「小主您怎麼回事？奴婢都罵過您這麼多回，怎麼還記不住……」秋月操著心，厚實的手掌愛撫地在宋姣姣臉上揉了揉，端了碗粥來。

胃潰瘍倒不是很嚴重，一服中藥下去便舒服了些，只是接下來一段時間只能吃流食了。

「靠，小主，蘇雪依……蘇貴人居然來了。」春花躍了進來，「奴婢去領月例的時候，看她們已經到御花園了。」

蘇貴人蘇雪依就住宋姣姣對門，從小比到大，考了三年編制，沒想到冤家路窄，和宋姣姣同一年入了宮。只不過她一進來就是貴人，宋姣姣卻只是個答應，過來肯定也沒好話。

「來就來吧，我動不了了。」宋姣姣鹹魚般癱在床上，看著床幔思考人生。

吃太多了又會胖，好有負罪感啊……雖然一直和蘇雪依比美，也知道她來肯定會嘲笑自己，但現在宋姣姣受到前未婚夫暴擊後已經無慾則剛了。

人嘛，平平淡淡才是真，沒有什麼能讓她在床上挪動分毫！

黃嬪嬪一大早就出門了，也不知道做什麼去了，現在才回來，面上還帶著喜色。

「宋答應，老奴已經去人事部拿到審批了。」

「審批？」宋姣姣提不起興致，對宮裡的制度一無所知。

黃嬪嬪解釋道：「是啊，宮裡規定，若妃嬪生病，都有一次申請皇上看望的機會，奴婢一大早就去申請了，這才沒被常年臥病的茶妃和作妃搶去，陛下下了早朝就該來了。」

看了看外面的天，這都快到下朝時間了，宋姣姣一個鯉魚打挺起身，抓住春花的手，打了雞血一般，「快快快，給我裝扮上。」她現在臉色跟女鬼一樣，有什麼好看望的。

「好，老爺精心準備了一箱裙子……」秋月也趕緊去箱子裡翻找。

這入宮就是考編制，傳說中的公家糧、鐵飯碗，各種福利也很好，成為京城逃避婚姻的新女性的一個好去處。若是能得皇帝寵愛，還能帶著家族一起飛，宋有財就是這樣想的。

宋姣姣不知道他到底花了多少錢，總之她努力的抗爭都成了徒勞。

一開始她畫了個大花臉去畫人像，那老畫師眼珠子都快驚掉了，邊上的考官拉著她，修養很好地沒笑，勸告道：「不好意思小姐，我們只許素顏。」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一兩整。】

宋姣姣冷笑一聲，看出這考官已經被宋有財收買了，但她早有準備，哪怕素顏，她也是個豬頭，因為在來之前她吃了整整三個桃子，每次吃桃子她就會有過敏症狀，香腸嘴小眼睛，頭部腫大成豬頭。

然而她還是太年輕，那畫師也是宋有財的人，一雙犀利的眼睛居然可以透過現象看本質，把她的臉畫了個七七八八，還如美顏過一樣畫了個煙霧繚繞的背景，把她畫成了個可憐兮兮的兔子精。

後來是筆試，還有專門的考官特意監考時在卷子上把答案指給她看，宋姣姣故意反著填，最後居然滿分入宮，黑幕，絕對是黑幕！也不知賀昭收到她的畫像時在想些什麼……

「小主……老爺準備的衣服都是綠色的！」秋月看著生機盎然的箱子傻了眼。除了第一日來時的衣裳，宋姣姣所有衣裳都是宋有財重金訂製的，只因不知哪裡傳來的風聲，說皇帝陛下酷愛綠色，越綠越好……

可皇帝就是被宋姣姣「綠」了的賀昭，他從前根本不喜歡綠色。

此時宋姣姣的妝已經畫好了，烏髮紅唇，映麗的臉配著白色的裡衣，怎麼看怎麼怪。

門外傳來了響動，宋姣姣指了件淺綠色的衣服，咬咬牙，「穿。」

簾子被掀開，進來的卻不是賀昭，蘇雪依婷婷嫋嫋地來，帶來香風一片，因為位分不同，她排場也大些，後面跟著八個宮人，將本就不大的羨魚苑擠得滿滿當當，頗有點打群架的意思。

「姣姣，好歹也嫁作人婦，吃食該收斂些。宮裡膳食是好吃，也不能這樣貪呀，若是被宮人們笑話沒見過世面，倒也給家中蒙羞。」不愧是蘇雪依，從不暗婁，永遠明嘲。

好巧不巧，許是也聽到過那個風聲，她也穿著綠色，她八個宮人都穿著綠色。宋姣姣堆起了塑膠姊妹標準假笑，從梳妝鏡前站起身，「是呢，這不是聽說姊姊三年都沒能進宮嗎，我好不容易進來了，就想看看御膳房到底有多大魅力。」不就打嘴炮嘛，她宋姣姣沉迷宮鬥話本十幾年，要是輸了，怎麼對得起苦心研究女人宮鬥戲碼的書生們呢？

被戳到了傷心事，蘇雪依臉色有一瞬間僵硬，下一瞬便示意宮女小紅，「怕妳無聊，搜羅了京城賣得最好的報紙，姣姣養病的時候可以看。」

「皇上駕到——」

三喜的嗓音一如既往的洪亮，打斷了蘇雪依拿報紙的動作，滿屋子綠油油的人恭恭敬敬地行了個禮。

「參見皇上。」因為是第一次面聖，蘇雪依例行叩拜禮。

不知是巧合還是疏忽，隨著她一起下跪時，小紅手上的報紙突然散落了出來，隨風飛舞，嘩啦啦落在賀昭腳邊。他只輕輕低下頭，就能看見報紙上的大字標題，再看著一屋子「生機勃勃」的人，忽地覺得有些頭疼。

「免禮。」

隨著他話音落下，三喜已經命人將報紙全部收拾起來，在賀昭的示意下遞給他，看見上面的字以後臉都嚇綠了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起床氣已過，賀昭的神色比昨日見面時好些，掃了眼報紙，又看向蘇雪依。

他帶著鋒芒的眉眼看誰都多情，蘇雪依急促地低下頭，醞釀著什麼，「回稟皇上，這都是姣姣平日愛看的報紙，妾身想著妹妹養病無聊，特意訂來給她消遣。」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一兩整。】

宋姣姣：「……」我不是！我沒有！

皇上後面跟著的人著實有點多，羨魚苑又有點小，春花秋月以及嬾嬾都去招待皇上的宮人，又不好讓他們在外面曬太陽，於是屋簷下、房間裡擠滿了人。賀昭甚至沒地方坐，只能在宋姣姣桌子對面落坐，邊上還坐著個蘇雪依。

「宋答應。」他像是不認識宋姣姣一樣，語氣沒多少冷漠也不甚熱絡，「念給朕聽。」

「字有點多……」宋姣姣覺得自己是個店小二，此時掌櫃的拿著十幾張報紙讓她念。

「噢。」賀昭修長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輕敲桌面，很好商量的樣子，「念標題就可以。」

「我不識字……」

宋姣姣還想抗爭一下，三喜連忙出聲打斷，「宋答應，您不可不識抬舉！」

好嘛，店小二宋姣姣拿起了報紙，看清上面的字，差點兩眼一黑昏死過去……

蘇雪依嘴角瘋狂上揚，憋笑到幾乎要內傷了，差點沒忍住笑出聲。

宋姣姣猛瞪她一眼，好妳個蘇老妖婆，買她的緋聞報紙拿到皇上面前舞是個什麼意思？頂著三喜的眼神威脅，她甕聲甕氣地開始念——

「京城日報：震驚！宋姣姣渣女實錘，為入宮選秀狠踹情郎，癡情未婚夫親自駕車送其入宮……」

這……當日宋姣姣被一群人圍在家門口，住在隔壁的魏子鶴好心來幫忙，沒想到給寫成這樣。

「神祕黑衣男子夜入宋氏姣姣閨房，春宵一度，原因竟是……」

宋姣姣偷偷看了另一個當事人一眼，不小心與他對視，被冷得瑟瑟發抖。

胡扯，哪有進閨房，那晚賀昭不是死活不肯進來嗎！

「富商女宋姣姣女扮男裝入書樓，未婚夫魏子鶴甜蜜陪伴，她嫁給了愛情！」

宋姣姣讀著讀著笑出聲，居然連三年前的報紙都有，合理懷疑投稿人是蘇雪依。屋裡的氣氛因為宋姣姣這些豔史緋聞而有些古怪，所有人都屏息凝神，生怕呼吸叨擾到皇上——屋子裡的顏色好應景，綠油油。

詭異的是宋姣姣念著念著笑出了聲，在古怪的氛圍裡顯得異常尷尬，三喜著急地飛過去一記眼刀，嚇得頭皮發麻——祖宗！綠了皇上還敢笑！

「好笑嗎？」賀昭唇角拉直，嚴肅地盯著她，給本不舒適的氛圍雪上加霜。

宋姣姣被他一嚇也笑不出來了，漸漸坐直身子，像每次被他罵一樣，搖了搖頭。

賀昭緩緩開口，「宋答應看著氣色很好。」

「是、是的。」宋姣姣開始結巴了，點點頭。

「是不是裝病，要浪費朕的時間？」

宋姣姣趕緊搖頭，氣場瞬間弱了下去，哪裡敢呀，她這特意化妝打扮還不是因為……

「那就是真的病了。」賀昭點點頭，拇指輕輕轉著無名指上的玉戒指。

完了完了！宋姣姣看著他的手指乾眨眼，賀昭每次緊張或者生氣的時候就會轉戒

指……怎麼就生氣了？

「既然病了，那近日便不必侍寢了，免得病氣過給朕。」說罷，他起身，揮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。

三喜趕緊跟上，又轉頭衝著宋姣姣好一陣擠眉弄眼，擠完還留個口型問「明白了嗎」。

宋姣姣一臉懵逼，明白什麼啊？

「起駕——臨淵殿！」

洪亮的聲音響起，一群人浩浩蕩蕩地離開了。

一直在旁邊憋笑的蘇雪依突然大聲笑了出來，許是憋得太辛苦，笑的聲音猶如山路十八彎，「哈哈……嘎嘎嘎……鵝鵝鵝……嗝……」

那囂張的樣子氣得宋姣姣一屁股把她頂出去，然後緊緊關上了門。但是蘇雪依還在院子裡笑了好久才走，走了以後還餘音繞梁，宋姣姣覺得鴨子鵝什麼的成天在她腦子裡亂跑，異常魔性。

她氣呼呼地坐在梳妝鏡前，一點點把精緻的妝容洗掉，等春花秋月和黃嬾嬾進來的時候，她已經癱回了床上，彷彿從來沒有起來過。

生賀昭的氣是不可能的，是她先欺負賀昭，說了很糟糕的話，只能怪命運弄人，那就氣命運好了。

「嗑到了嗑到了！」嗑糖大戶春花飛奔到宋姣姣床前。

秋月專業捧哏二十年，八卦爬上了眉眼，「又嗑到什麼了？」

「妳聽見了嗎？皇上住臨淵殿，小主在羨魚苑，這情侶名啊……哎，男人的小心思……」

宋姣姣覺得自己住這，只是因為羨魚苑是宮裡最小的宮殿，比宋家閨房還小呢。

「那人家蘇貴人還住結網軒呢，咱住搞情侶名太膈應了吧？」

「嗑到了嗑到了！」春花又說。

秋月不解，「又嗑到什麼了？」

「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呀！」春花眼冒精光，露出了神祕的姨母笑，「皇上在暗示我們小主，護了就上，主動就有故事！」

秋月一副頓悟的表情，「哦——原來如此。」

宋姣姣本人表示一點愛都感受不到，整個人蒙在被子裡，「那他還不給我侍寢，還去泡我喜歡的女人，煩死了。」

黃嬾嬾正在制定宋姣姣的學習方案，聽到這裡若有所思地科普了下宮裡的制度，「新進宮的小主是有一次扶貧制度的，一般第二天會有一次被寵幸的機會……不過宋答應短短兩日能見皇上兩面，實屬不錯了。」

「啊？」宋姣姣一躍而起，又慢吞吞躺了下去，「蘇雪依今天也是第二天……」

當晚，宋姣姣的預測果然成真，某豬蹄今天翻了蘇雪依的牌子，她合理懷疑蘇雪依早上也是掐好時間來的，居然連她的探望時刻都蹭，這個小機靈鬼。

「大豬蹄！我罵你聽見了嗎——」宋姣姣對著窗子大吼幾聲，樹上的鳥撲棱著翅膀飛走了。罵完她又窩回床上，蓋好了被子，生無可戀地看著床幔，「我才是泡椒鳳爪！心狠手辣！我才最最噁心！唉，昭哥哄不好了……」

「小主，您倒是去哄啊。」彷彿已經習以為常，秋月見怪不怪地繡著帕子。宋姣姣不說話了，把人家賀昭欺負成那樣，她哪來的臉去要求和好？

「我要吃夜宵，要三個烤豬蹄，再拿一些蘋果。」她摸了摸不算餓的肚子，吐出了一口鹹魚的歎息。

「不能吃。」春花的語氣陡然嚴厲了起來。

知道求兩人求不通，宋姣姣拿去如廁的藉口，穿好了衣裳，悄悄提著燈籠走了。御膳房此時還在工作，南國強盛，宮裡的伙食也是很好的，各個位分都有不同等級的夜宵可以吃，應季水果無限供應。

宋姣姣找到了專門負責羨魚苑伙食的張大廚，那是個和宋有財差不多體型的和藹大叔，此時正磨刀霍霍向肥鵝。

「喲，宋答應，您怎麼親自來了？」看見宋姣姣，他似乎很驚訝，繼續磨著一把殺豬刀。

那隻鵝著實有點可憐，那麼細的脖子，居然要用那麼大一把刀砍。

「大廚，我想吃三個烤豬蹄，還有……」宋姣姣提出了請求，烤豬蹄也不是什麼名貴的菜，她中午還吃到了。

「哦，三喜公公剛來過，皇上下了口諭，以後小主不准吃夜宵，日常飲食也要控制。」張大廚和藹地笑笑，將他精心記錄下來的宋姣姣專用食譜給她看，上面的墨都沒有乾。

「為什麼？」宋姣姣驚訝地看著那個量，都變成一人份了，她夠是夠吃，還能避免浪費，但平時羨魚苑主僕四人都是一起吃的，這下就有點不夠了。

她摸了摸自己平坦的小腹，緊抿著唇，是不是因為她太胖了？好鬱悶啊。

張大廚神祕莫測地笑笑，拉著宋姣姣偷偷說：「我嘛，有點人脈，皇上下旨，是因為宋答應您罵他了。」頓了頓，他眼中笑意更甚，「豬蹄，是吧？」

「怎麼還搞監聽……」宋姣姣花容失色。

張大廚搖搖頭，「是巡查護衛隊經過宋答應窗前不小心聽到的。」

宋姣姣有些發窘，臉上青一陣白一陣，「好吧……」

展示完人脈，張大廚繼續磨刀去了，刀鋒越來越利，越來越利，嚇得邊上肥美的鵝高昂地「嘎」了一聲。

「乖乖別怕，一下就好了。」張大廚輕聲哄著，提刀轉身時愣住了，拴著的鵝連帶著草繩一起沒了，茅草堆裡只有一錠金元寶，他揉了揉眼睛，還是金元寶。

發現端倪，春花秋月出來找人，把鬼鬼祟祟的宋姣姣在院子裡堵了。

「我沒吃……賀……皇上剋扣糧食了。」她有些緊張，攏了攏濃綠色的披風，和春花秋月對峙。

春花明顯不信，眉毛一挑，「那小主您怎麼這麼緊張？」

秋月也覺得不對，有些嚴厲，「張嘴。」

宋姣姣乖乖張嘴，口中沒有食物的味道，也沒進食的痕跡，春花秋月這才將信將疑地放行。

「真是……還不相信我。」宋姣姣舒了口氣，僵著身體往裡走，「洗洗睡吧，晚安。」

原本一切都很順利的，但是肥鵝像是知道了自己的死期，生怕被吃肉狂魔宋姣姣烤了吃，發出了求救的信號，「嘎——」

牠掙扎了起來，從宋姣姣用披風掩著的懷裡蹦出來，躍到了地上，「噗滋」一聲完成了排泄。

宋姣姣甚至有些感動，知道不能髒了她的衣服，蹦到地上去如廁，真是她的好鵝……

春花秋月不可置信地看著她，「小主！您居然偷鵝？」

「我、我不是偷啊，給錢了的……」宋姣姣尬笑兩聲，撓了撓頭。

那夜宋姣姣終究沒能吃上鵝，春花秋月甚至將鵝養在院子裡，讓她只能看不能吃。而她呢，被逼到了床角，受到了好姊妹嚴厲的斥責。

春花斥道：「小主，您能不能控制一下，一生氣就吃東西很不健康的！」

秋月責道：「就是就是！那鵝才那麼點大，又不好吃……啊不，您怎麼忍心？」

「嗑到了嗑到了！」春花突然又捕捉到了什麼，興奮地一拍宋姣姣的大腿。

宋姣姣疼得直抽氣，秋月邊揉邊問：「又嗑到什麼了？」

「皇上這是在強行給小主治暴食症呀！」春花眼睛放光，擠眉弄眼地暗示宋姣姣。跟著嗑糖的秋月也覺得是這麼回事，「哎呀，原來如此！」

魔怔了吧，竟能把剋扣糧食說得如此清新脫俗。

宋姣姣打了哈欠，躺回了床上，「睡了，明天咱吃烤鵝……」

## 第二章 親身體驗宮鬥大戲

原以為可以好好享受病假，宋姣姣賴床賴得遲了些，卻不想還有貴客來訪。

「宋答應不好了！」黃嬪嬪有些驚慌，匆匆忙忙地進了屋，「茶妃來看望您了！」宋姣姣揉了揉眼睛，像流體動物一樣慢慢流動著坐了起來，「那來唄，不是好事嘛。」

「她、她又走了！」黃嬪嬪有些急，懷裡還抱著一隻鵝，「嘎」地叫了一聲。

原本已經流動著躺回去了，聽見嘹亮的鵝叫，她又清醒了一些。

黃嬪嬪繼續道：「不知哪來的大鵝，一見到茶妃娘娘就上去追著啄，把人嚇走了。」

宋姣姣瞬間掀被而起，之前黃嬪嬪審批生病看望福利的時候說過，茶妃和作妃都是常年臥病在床的，現在人家專門來看望她，還被鵝啄了，這哪行？

只可惜家徒四壁，她環顧了下四周，也沒什麼能送的，她一無所有……只有錢。

「花兒、月兒！趕緊幫我準備兩箱黃金。」

唉，錢財這樣的俗物，也不知能不能撫慰茶妃娘娘受傷的心靈？

答案是不能。

茶妃住在龍井宮，對門就是蘇雪依的結網軒。

宋姣姣帶著春花秋月黃嬾嬾，好不容易把兩箱黃金扛到了龍井宮外，已是滿頭大汗。

好在秋月力能扛鼎，四個女孩子才勉強能完成這件事。

茶妃的大太監小安子喜笑顏開，「宋答應的好意娘娘收下了，只是娘娘被鵝嚇得不輕，臥床不起，不能見宋答應。」

謔，美人竟被嚇得如此嚴重？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一兩整。】

這下就知道是娘娘不想見她了。

宋姣姣在門口也等了好一會兒，有些熱，沒有法子，只能打道回府。

此時結網軒又出來一身綠色的蘇雪依，難得的是她承寵後居然沒來找宋姣姣炫耀。

她笑吟吟地走了過來，「我每天都和茶妃娘娘一起上茶藝課，還以為姣姣也可以得到娘娘青睞，看來不行啊。」

宋姣姣擦擦薄汗，解釋道：「娘娘對我也很好的，今天還來看我，是有意外……」

「是嗎？」剛承寵的蘇雪依開始放起了大招，湊到宋姣姣耳邊，很親暱的樣子。

「皇上待我也很好呢，昨夜……」

說時遲那時快，為了保持自己的純潔，為了耳朵不被汙言穢語汙染，宋姣姣一把就推開了她。

不要臉啊啊啊！這種事白天能說的嗎？

見她臉色鐵青，蘇雪依好過了些，輕笑著扶著柳枝般的腰就回結網軒了。

眾人並沒有聽見蘇雪依說了什麼，只能看見宋姣姣鐵青著臉，因為深呼吸，胸口微微起伏。

「小姐……小主，沒事吧？」秋月不放心地扶著她的手，一片冰涼。

一路殺回了羨魚苑，宋姣姣氣勢洶洶地找到了在樹蔭下練功的肥鵝。

「你知道錯了嗎？都是為了你，我差點聽到了髒東西！」她惱火地衝了過去，指著鵝。

這鵝彷彿能聽懂一樣，聲音都不那麼嘹亮了，輕輕「嘎」了一聲，在樹蔭下窩著坐下，認錯態度良好的樣子。

「你這鵝真是……」宋姣姣眉目冷凝。

看見她這架勢，春花秋月便知這鵝逃不了半個時辰的教育了，給宋姣姣搬了只椅子，還把冰塊扇子全弄來了。

「不能啄人知道嗎？茶妃娘娘都沒欺負你，你幹麼得罪她？」說著說著有點肉疼，宋姣姣無力地抓著扶手，「我今天為了你花了一千兩黃金，你都不知道要聽多少年謊話才能攢這些錢……」

可是今天蘇雪依說皇上對她很好的時候，系統沒有發銀子，宋姣姣就不敢聽下去了。

「嘎——」

鵝叫聲似乎隨著她的心情變得失落了起來。

不過見了蘇雪依以後，宋姣姣又有了新思路。這麼小的鵝，吃了也不夠她快樂的，放著守門，以後蘇雪依一來就把她啄走，這才是快樂啊！

「姊姊也不是怪你。」她伸手摸了摸鵝喙上紅紅的突起，語氣放軟了下來，「以後你就叫大帥吧，羨魚苑就靠你護著了。」

「嘎——」大帥像是也感受到了榮耀，挺直了胸脯。

罵完鵝，宋姣姣又在箱子裡翻找。

看她罵得口乾舌燥，春花去倒茶了，秋月幫著在箱子裡找，羨魚苑連衣櫃都沒有，衣服找起來很不方便。

「小主，要什麼衣裳，奴婢幫您找。」

摸了摸自己的腰，又想起蘇雪依那弱柳扶風的樣子，她撇了撇嘴，「我想夜跑，他應該是嫌我胖了。」

「小主一點也不胖，大夫說了，小主的病是會有這種錯覺的……」秋月看勸不住，宋姣姣是鐵了心要瘦身，又歎了口氣，「不過多運動還是很健康的，奴婢記得有一件窄袖衣裳。」

是夜，月如鉤，宋姣姣穿著窄袖綠衣，還有一件綠襖，從羨魚苑出發去夜跑了。春花秋月也想跟著，苦於沒有合適的衣裳，追不上宋姣姣，無奈抄了近道去下一個地點給宋姣姣加油打氣。

皇宮的安全有什麼可擔心的呢，就連她在那偏僻的羨魚苑晚上大喊，都有巡邏護衛能偷偷聽去，可見護衛得沒有死角。

晚上的御花園沒有人，後宮加上太后也就七個主子，顯得空落落的。

宋姣姣卻在池塘邊遇見了人。

一個瘦弱女子立在湖邊，披著藍色的斗篷，正在餵魚，邊上只有一個太監提著宮燈照明。

看著這清瘦的背影，宋姣姣生怕夜風將她刮進湖裡，或是吹走了，對自己的暴飲暴食更加有負罪感。

「那邊的，什麼人？」聽見動靜，小安子轉過身，提著宮燈照在宋姣姣臉上，看清後又行了個禮，「宋答應。」

宋姣姣微微喘著氣，便知那個女子就是早上得罪的茶妃娘娘了，恭恭敬敬行了個禮。

「免禮吧。」茶妃的聲音也很輕，如鈴鐺般好聽。

她長得很標緻，巴掌大的臉白皙得幾乎透明，一雙狐狸眼楚楚可憐地眨巴著，讓宋姣姣心神蕩漾了起來。

「今天家養的鵝冒犯了茶妃娘娘，很抱歉，希望娘娘可以原諒。」她緊張地繞著帕子，給自己擦了擦汗。

「不妨事的。」茶妃大度地擺擺手，話鋒一轉，「那鵝還活著嗎？」

宋姣姣有些愣怔，點點頭。

難道還、還需要大帥以死謝罪嗎？

她還在慌張地想著措辭，早上答應大帥不殺牠了，晚上就反悔，有點不太好，可是茶妃娘娘要求的話，她又沒權利反抗，怎麼辦呢？

還沒等她想出對策，意外發生了，她剛才在腦子裡一瞬間的想法居然成真了——茶妃娘娘真的被風吹走了！吹到湖裡去了！

「救命！救命啊！」茶妃就連呼救也喊不出聲。

宋姣姣有些急，大喊起來，「救命！救命啊！」

周圍居然沒有人，巡邏護衛隊也沒有，四周陷入了一片死寂，她喊了好幾聲也沒有動靜。

茶妃的呼救越來越輕，月光照耀著她在湖裡掙扎的場景。

「你會不會游泳？」宋姣姣問。

小安子不假思索，「不會。」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一兩整。】

雖不知他為何撒謊，情況卻很緊急。

「那我下去救娘娘，你去喊人，找長棍子。」

「好。」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一兩整。】

這有啥好撒謊的？

「你快去！」宋姣姣推著他，生怕到時候她跳下去了，小安子又沒找人，出點意外就是兩條命。

小安子應下，「好的。」

系統沒有再發出聲音，宋姣姣已經脫了鞋襪，看著幽黑的湖，嚥了嚥口水，然後豁出去般一躍而下。

「娘娘，您別掙扎，我拉不動。」她水性還可以，在黑暗中循著聲音找到了茶妃。茶妃已經噙了好幾口水，憑藉求生的本能撲騰著不堪盈盈一折的胳膊，聽到宋姣姣安撫的話以後才放棄了掙扎，被她拖上了岸。

夏夜的湖水真冷，宋姣姣牙齒打著顫，覺得冷意侵入骨髓。

小安子找的人也都在提著宮燈往這邊趕，拿擔架將茶妃運回了宮。

春花秋月等得久了，沒等到宋姣姣，也尋了過來，趕緊給宋姣姣披上了斗篷。

「宋答應，龍井宮離這兒近些，娘娘先來沐浴更衣吧。」小安子提著燈籠，招呼道。

宋姣姣打著冷顫，點點頭，「也好。」

春花趕回羨魚苑拿衣裳，秋月帶她去龍井宮沐浴。

龍井宮真的很氣派，還有一個巨大的浴池供茶妃沐浴，宋姣姣和浴池就隔了個屏風，泡在臨時找的浴桶裡，看著隔壁烏泱泱一片人影，還怪害羞的。

出去時除了臥病的作妃沒來，賀昭、御妃還有蓮妃都在。

宋姣姣只能坐在離床稍遠的位置，春花秋月一人一邊，擦拭著她滴著水珠的頭髮。暖黃色的宮燈給面前的畫面抹上一層質感，蓮妃就如她的封號一樣，出淤泥而不

染，一襲白裙翻飛，周身散發著出塵的仙氣。

賀昭就在三個各有千秋的美人中間，鋒利的眉眼上染著寒霜，寸寸都是疏離和憂鬱，成為一個特別的存在。

小安子突然「撲通」一聲跪在地上，哭喊道：「皇上恕罪！茶妃娘娘恕罪！奴才原本是想下水救人的，宋答應非不讓，她說男女授受不親……」

宋姣姣大驚失色。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三兩整。】

好嘛，第一個可以和宋有財媲美的人誕生了。

「人命關天，還拘泥於這些做什麼？不過宋答應想來也不是故意的，幸好沒釀成大禍。」蓮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地評價了一句，引導了輿論風向。

傳說中的宮鬥場景真正出現在面前，春花秋月都白了臉，然而這種時候是用不上她們出場的，宋姣姣自己來！

她條地一下站起，「他那時分明說自己不會游泳，最後是我下去救了娘娘，不是嗎？」

聽到這，茶妃的眼眶瞬間紅了，流下滾燙的淚來，看起來楚楚可憐，輕輕攥著賀昭的袖子，「皇上，宋妹妹救了我，就別因為這些細節怪罪於她了……」

御妃管理六宮，很有些權力，此時憐惜地握住了她的手，表明自己的立場，「茶妃妹妹為何哭泣，可是受了委屈？」

宋姣姣呆滯地看著面前一干人，得，對美女們的愛終究是錯付了，開啟賢者模式。

「那時宋妹妹在水中威脅我……若不向皇上引薦她，給她晉位分，就不救我……嗚，若不是有妹妹相救，今夜我怕是不行了，還是很感謝妹妹呢……」她帶著哭腔的聲音緩緩響起，還頗「感激」地看了宋姣姣一眼。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二兩整。】

第三個宋有財冒出了頭。

「只是橋頭欄杆這樣高，妹妹為何會落水？」御妃像是發現了端倪，微微揚起頭，不善的目光落在宋姣姣臉上。

茶妃後知後覺地驚呼一聲，「我也不知道，像是被絆了一跤……宋妹妹應該也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唉，怎麼就有這麼多意外，這最毒的就是人心哪。」蓮妃幽幽地歎了口氣，抒發著感慨。

宋姣姣也覺得最毒不過人心，卻連插嘴的機會都沒有。

此時她的頭髮已經被擦乾了，氣呼呼地坐在那裡看一群高段位女人表演，偏偏大度的話也被她們講去了，甚至都沒人怪她，也不聽她的辯解。

所有事情都由那個最尊貴的男人決定。

最後一絲希冀的目光落在賀昭身上，宋姣姣看見他微微抬眸，在燭光下辨不清神色，清潤的聲音緩緩響起——

「妳跟我來。」

目光掃過神色各異的人，可皇命是不可以違抗的，宋姣姣只能緊抿著唇，跟著賀

昭去隔壁私聊。

「小主……」春花秋月手中拿著濕漉漉的毛巾，神色擔憂。

然而這整間屋子裡，可能只有她們兩個人相信宋姣姣了……若不是從小到大熟知小姐秉性，看了茶妃小安子那毫無破綻的演技，她們許是也會忍不住上前「伸張正義」的。

屋門緩緩闔上，裡頭便只剩下兩人。

賀昭坐在主座上，天生染著高不可攀的矜貴，單手支著頭，懶懶的，「妳可知錯？」頭髮剛擦乾，宋姣姣順從地倚著腰身，薄薄的平劉海多了點蓬鬆。

「昭……皇上，我沒有做壞事。」宋姣姣張著漆黑的杏眸，有些緊張，「你別不信。」

「說來聽聽。」賀昭拿起茶盞，瓷片碰撞劃出一道不悅的脆響。

「是茶妃娘娘自己被風吹下去了，小安子說他不會游泳，我就去救她，沒有說過那些話。」

宋姣姣像是逮著機會告小狀了，推理了一波，提出了自己的揣測，「她早上被我的鵝啄了，應該是因為這個懷恨在心想害我。」

她以為賀昭一定會幫著她的，可是他沒有。

屋子裡陷入了沉寂，只有他手指在桌面上輕叩的聲音。

「好，就算如此。」賀昭面色森冷，深邃的眼眸注視著她，「也輪不到妳救人。」

他好像有些生氣，宋姣姣不知道他為什麼生氣，被生冷的語氣噎了一下。

不會是懷疑她把侍衛調走的吧？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，冤枉啊大人……

宋姣姣還想解釋，突然鼻子一酸，閉上了嘴巴，盯著綠色的鞋子看。

「還扁嘴。」賀昭輕嗤一聲，倚回了椅背。

尷尬的氛圍再一次瀰漫開來，宋姣姣說不出話，腳趾撓地都能搥出個羨魚苑。

「宋答應。」他忽地輕喚一聲，饒有興致的目光又落在眼前的綠人身上，挑剔著宋姣姣這一身不入流的衣裳，「朕不喜歡綠色，聽明白了？」

威逼的語氣，像是無形之中扼住了她的脖子，逼她口吐真言。

那是宋有財聽到皇帝喜好做的衣裳，怎麼又成了她的不是？

宋姣姣木樁子一樣立在那裡，如鯁在喉。

「說話。」似是沒覺出她心底竄出來的窘迫，賀昭不耐地催促著。

宋姣姣埋下了頭，嘴唇止不住顫了顫，狼狽地掩住了嘴，「啊嚏——」

鼻腔一陣酥麻，彷彿要打個不停。

「妾身不能把病氣過給皇上，妾身先告退了。」

她捂著口鼻，局促地行了個禮，逃似的打開了門，差點被門檻絆了一跤，趑趄兩步，很快就消失在濃濃夜色中。

門打開時，燭光輕顫，將賀昭冷凝的眉目化開了。

三喜看了眼逃走的宋答應，有些恐懼地上前，喚了聲，「皇上？」

賀昭彷彿剛回神，迷茫而幽深的眼睛望向三喜，不悲不喜。

「好沒意思。」

宋姣姣逃到了龍井宮外，喘了幾口氣，呆呆地看著極細的月亮，等春花秋月找過來時，她已經緩過來了。

「小主，您沒事吧？」春花攙扶著宋姣姣，覺得她今晚可憐極了，救了人還被倒打一耙成了罪人，什麼道理嘛！

宋姣姣沒心沒肺地笑了聲，依舊是眉飛色舞的模樣，「我能有什麼事，瞎擔心什麼？」

「奴婢已經託出宮的小桌子去買兩身衣裳了，到時咱們可以陪著小主一起跑步，也給小主購置了幾件新衣。」秋月仍是後怕，又不敢問皇上有沒有什麼處置。一路回到了宮裡，黃嬪嬪坐在門口等得睡著了，被秋月攔腰抱起進去睡覺，嚇得「哎喲」一聲。

大帥伴著蟬聲在小小的院子裡踱步，看見宋姣姣回來，走過去「嘎」了一聲。

「大帥，姊姊果然沒看錯你。」宋姣姣豎起了大拇指，蹲下去摸摸大帥的頭，「茶妃娘娘果然是個壞人，還是你厲害……啊嚏——」說著，她又緊緊捂著鼻子，打了個噴嚏。

春花如臨大敵，「奴婢去煮薑湯。」

宋姣姣被丟在床上裡外裹了三層，一口氣喝完了薑湯，然後漸漸睡去。

日光漸漸刺破了濃黑的天，一向賴床的宋姣姣悄悄坐了起來，擦乾了無聲流著的眼淚，再將泡了水的枕頭拿到窗戶那裡吹風晾乾，然後就坐在那裡，靜靜地看著日出。不料一股暖流如期而至，昨夜又在刺骨的湖水中泡過，肚子裡像塞了冰的鐵塊一樣，又冷又沉……

春花秋月來叫人的時候，宋姣姣已經自己穿好了衣服，是一箱子綠裡面唯一的一件藍。

秋月心疼地摸著宋姣姣眼底兩抹烏青，驚聲道：「小主您一夜沒睡？」

「才不是，我睡得可好了。」宋姣姣雲淡風輕地拂開她的手，露出一個神祕又雀躍的笑，「我還想好了怎麼欺負茶妃娘娘。」

春花趕緊來堵著她的嘴，防止「計畫」洩露，「小主，三喜公公帶著人來了，正在院子裡候著。」

羨魚苑這麼小，能藏得住什麼東西啊，三喜怕是聽見了她的話。

「讓公公進來吧。」宋姣姣在黃嬪嬪比著尺子的教導下坐正了些，等著三喜進來。賀昭的宮人聲勢都是很浩大的，一下子進來十幾個大漢，扛著衣櫃擺在了牆角，又有兩隊宮人各自盛著托盤進來，托盤之上，是華貴緞料繡製的成衣。

三喜的聲音也染了喜色，「恭喜小主，皇上賜小主三十身衣裳，秋衣也在趕著做了。」

宋姣姣掃了眼那些托盤，各種顏色都有，獨獨沒有綠色。

「你讓他拿給茶妃穿吧，我就喜歡綠色，我以後每天都要穿綠色。」

「宋答應，您不能不識抬舉的呀。」三喜瞳孔震了震，被她的口無遮攔嚇著了，宮人們低垂著頭，不敢出聲。

「這都是按您的尺寸裁的，旁人都穿不上，都是頂好的料子，宋答應別浪費了才好。」

不過是因為他不喜歡綠色罷了，宋姣姣一點都不開心，心裡恨誰似的一股氣。

「還有這夠喝七日分量的上好紅糖，皇上特意囑咐給宋答應泡水喝。」三喜擠眉弄眼地哄著。

宋姣姣的表情終於有些鬆動了，彘扭地應了聲，「謝謝。」

眾人都舒了口氣，送個東西像完成了天大的任務，再收下了宋姣姣賞的小紅包，就回去交差了。

「小主！皇上竟知道您何時來月事！」春花像在過年，歡天喜地的將衣裙都收進櫃子。

「到時再託小卓子去宮外幫我買幾身裙子吧，不要綠色的。」宋姣姣喝了口豆漿，若有所思，「我還沒有把昭哥哄好，不能用他送的東西。」

她要用行動證明自己並不是一個慫瓜！

### 第三章 給蝦蟆吃天鵝肉

胃穿孔好了以後，黃嬾嬾制定的學習計畫就派上用場，有規矩課、宮鬥課、爭寵課等，都是很實用的，特別是對於剛吃了大虧的宋答應來說。

可是她找了半天都找不到人，不僅宋姣姣，春花秋月也不知去了哪裡。靜謐的夜，只有蟬聲窸窣窸窣地響著，黃嬾嬾一個人在空蕩蕩的院子裡還有些怕，抱緊了大帥。

黑暗處突然傳來「呱」的一聲，黃嬾嬾循著聲音找去，在羨魚苑後面長滿雜草的草叢裡找到了灰頭土臉的眾人。

宋姣姣盯著地，專心致志地拿著個簍子，朝癩蝦蟆撲去，一不小心沒蓋到癩蝦蟆，反而撲了個狗吃屎。

「宋答應！」黃嬾嬾覺得甚是荒唐，尖聲喊得失態了，「妳這是成何體統！」

攤上這樣一個主子，黃嬾嬾有什麼辦法，她的同化能力太強了。

宋姣姣抹抹臉上的土，在宮燈照耀下對她齜出一口大白牙，說：「嬾嬾，一起來快活快活？」

於是黃嬾嬾就偷偷摸摸地去「快活」了，一邊擔心會有別的宮的人看見。

今日羨魚苑的日常活動是抓癩蝦蟆，捉癩蝦蟆是個技術活，宋姣姣和春花秋月卻都是熟手，讓初次嘗試的菜鳥黃嬾嬾自愧不如。

有限的山松全都被彙集在一處，刺眼的火光直拉拉地照著癩蝦蟆的眼睛，牠就看不見了，在那一動不動，宋姣姣趕緊上去用簍子罩住。

四人齊心，一下子就抓夠了八隻，擠在網裡「呱呱呱」叫個不停，帶著怨氣，又被大帥凶狠地「嘎」了一聲，趨於安靜。

感受到田園童真的黃嬾嬾很高興，笑得闔不攏嘴，也不在意眼角的魚尾紋了，「可是宋答應，咱捉蝦蟆做什麼？」

「嬈嬈，我可把妳當自己人的，跟妳攤個牌——我其實可記仇了，一直憋著壞呢，一肚子壞水。」宋姣姣神神祕祕地勾緊了黃嬈嬈的胳膊，露出了「一個狠人」的邪笑，「妳看這蝦蟆是不是可憐，牠們一直被嫌棄吃不到天鵝肉，妳說我該不該幫助牠們？」

聽著她無厘頭的話，黃嬈嬈一頭霧水，「對、對的，是應該……」

「那妳看，茶妃娘娘這條件，是不是賽天鵝？」

還是隻散發著綠茶味的黑天鵝，一想到為了她自己泡在水裡精疲力盡，宋姣姣就好生氣。

黃嬈嬈瞬間石化，臉上露出了驚惶的表情。

宋姣姣點點頭，確認了她心中那個不可理喻的猜測，「我要去害茶妃娘娘了。」

趁著月色，宋姣姣穿著新做的黑衣出門了，莫名其妙淪為幫凶的黃嬈嬈感覺今夜格外冷些，抖如篩糠，震得臉上的皮肉都十分有韻律。

春花秋月倒是心大，隨著黃嬈嬈的韻律抖腿，嘴巴「啣擦啣擦」地嗑著瓜子，好不快活。

「嬈嬈，您安心吧，咱小主從小到大練出來的技術，從未翻車。」春花輕輕撞了下黃嬈嬈的肩膀，寬慰道。

秋月臉上露出懷念的表情，「哎呀，上次陪小主抓瀕蝦蟆還是七年前了……」

黃嬈嬈就這樣被左右夾擊，聽她們一人一句地說著熊孩子宋某上房揭瓦的傳奇，聽完便覺得「宮鬥課」裡的案例都是低段位操作，直接硬槓才叫一個爽啊！

聽到最後，她也熱血沸騰，一拍大腿想高歌一曲，又想不出宋答應捉蝦蟆去做什麼，就算她戳破蝦蟆背上的囊泡汁水潑「天鵝」，也不是沒可能。

然而春花秋月臉上炫耀自家孩子神奇操作的驕傲之色還沒有褪去，皇上身邊的四喜就來了——這是三喜的大徒弟。

四喜的聲音尖利得像是歌喉婉轉的戲子，還帶著百轉千迴的腔調，「羨魚苑的姊姊們，大事不好了，宋答應在龍井宮被活捉啦！」

手裡的瓜子，突然就不香了。

月黑風高夜，宋姣姣爬上了龍井宮的屋頂，她還記得茶妃娘娘那個巨大浴池的位置，打聽清楚沐浴時間，早早地來屋頂上候著，揭開了一片瓦。

妃子出浴很有排場，巨大的浴池倒上香湯，撒上玫瑰，茶妃遊刃有餘地在浴池裡來回游了個蝴蝶泳，舒展了身體。

立志再也不會受美色迷惑的宋姣姣有些恍神，想起那日噙了水後拚命掙扎的女人，簡直氣得發抖！這女人游得比她還好，怎麼還能有兩副面孔呢？被大帥啄了就好好說嘛，也不把銀子還她……

於是當茶妃娘娘慵懶地倚在浴池壁上，一眾宮女給她按摩時，天上不知道掉下來什麼東西，「撲通撲通」地濺起了水花——天鵝姊姊，您的蝦蟆來了！

茶妃順著聲音，美眸裡含著迷惑，啣咕一聲，「是什麼東西掉下來了？」

「龍井宮建了許多年，房梁不太穩了，該不會是瓦片吧？」宮女普洱緊張地看著屋頂。

宮女大紅袍也說：「娘娘還是快撤離吧，等重新修葺過，沐浴也安心些。」說著，就準備美人出浴了。

泡到一半，還沒有享受完按摩的茶妃不情願地撇了撇嘴，「好吧，本宮瞧妳們就是想偷懶。」

還未等她起身，水面上就奇異地浮現出什麼東西，綠綠的，還帶著很有質感的囊泡，一鼓一鼓地翕動著，再一躍而起，彷彿有一支蝦蟆軍團，在浴池裡享受地呱呱叫，朝細皮嫩肉的茶妃撲過去。

「啊啊啊——」茶妃一向細聲說話，驚慌起來也吼出了山路十八彎，尾音還打著圈圈轉。她連衣服都來不及穿，雖沒有碰到蝦蟆，但彷彿嬌嫩的肌膚已經被粗礪的蝦蟆茶毒了，全身上下都帶著癢，想起一陣陣摸到蝦蟆的觸感，渾身戰慄！

「來人！護駕！快來護駕！」

小蝦蟆異常給力，水裡的溫度並不讓牠們舒適，於是全部躍出水面，把茶妃和一眾宮女逼得花容失色，也「呱呱」叫。

「孤寡——孤寡——」一隻蝦蟆一躍而起，撲到了茶妃身上。

茶妃嬌滴滴的聲音帶著哭腔，不顧形象地抖動身體，大喊，「救命啊！」

「哼！」宋姣姣在屋頂上吃吃地笑著，深藏功與名。

趁著夜色，她還偷偷地在浴池四方的牆鑿了小洞，小蝦蟆受逼迫的時候可以偷偷逃走。

她身手矯健地在瓦上走著，想要找到一開始的繩索，原路返回，然而底下的瓦片很潮濕，腳下不太對，甚至碎了一片。

宋姣姣頓時有些慌……看來確實胖了，連瓦片都受不住她的重量了！

不只如此，腳下的瓦片寸寸崩裂，突然聽得「咖嚓」一聲，腳下的屋頂甚至都略微往下陷。陳年房梁猛然斷裂，重重往下砸，帶著稀稀拉拉無窮無盡的瓦片，以及一個幕後黑手。

宋姣姣：「……」噢吼，完蛋！這個高度摔下去，她雖然證明了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慫瓜，但很可能會變成碎了腦袋的傻瓜……

「啊——」看見坍塌的房頂，甩著身上蝦蟆的茶妃差點兩眼一黑昏過去，緊接著一個可疑的黑影面色坦然地跌入了浴池裡。

宋姣姣從水裡爬出來，心臟突突地跳，像是檢回了一條命，掀開了糊在臉上的頭髮。

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老天沒讓她砸在地上嗝屁，簡直超級好運耶！

想著想著，她便在臉色蒼白的茶妃面前中氣十足地笑了起來。

「哈哈哈哈哈，哈哈，哈哈……」

「宋姣姣！」茶妃不顧儀態，甚至想衝過去把她揍飛，大紅袍與普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她拉住了。

一炷香後，春花秋月和黃嬾嬾作為熊孩子的家長被叫過來約談了。

茶妃正倒在御妃懷裡嚶嚶地哭泣，今夜賀昭歇在御妃處，大晚上的也被叫起來，因為宋姣姣這點破事來了。

他見到宋姣姣渾身往下淌水，得意地笑著的臉上還掛著晶瑩的水珠，活像個剛爬出來的白面水鬼，本就不善的臉色更黑了下去，緩緩、緩緩地擰起了眉。

皇上的起床氣極大，沒過一個時辰是不會張口說話的，解語花三喜揣摩了一下聖意，代為發言，「宋答應，您這樣有礙觀瞻，還不趕緊下去換身衣裳？」

「好喔，撲嗤——」宋姣姣捂著嘴應下，唇齒間止不住露出一點笑，茶妃就哭得更凶了。

小腹傳來陣陣鈍痛，她依舊很開心，雖然看見賀昭和御妃一起來不那麼開心了，但依舊要大笑，笑得蘋果肌都酸掉。

慢悠悠地洗頭洗澡，再穿上了小桌子剛買進宮的粉色衣裙，她才又來了茶妃的寢宮，與剛才判若兩人，端莊得像是大家閨秀。

「宋答應，可是妳將蝦蟆丟入茶妃浴池的？」御妃眉毛一凜，頗有些凌厲。

宋姣姣點頭應下，理直氣壯，「正是。」

「妳荒唐！」御妃大發雷霆，狠狠地拍了拍床柱子。

茶妃更可憐了，縮在御妃懷裡哽咽道：「本宮蠢笨，不知何時得罪了妹妹，竟要屢次謀害於我……若是答應妹妹的條件，引薦皇上寵幸便能與妹妹重修舊好，那本宮願意……」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一兩整。】

「是這樣，家中的鵝跋扈，容不下我家養的小蝦蟆，那妾身又不能偏袒，就將蝦蟆帶出來賞月，卻不知竟看見……」宋姣姣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樣，怯生生地看了茶妃一眼，「看見茶妃娘娘竟在浴池裡蝶泳。」

茶妃臉色緊張了幾分，宋姣姣又天真無辜道：「想來姊姊那日在水裡掙扎，還拖我下水，應該是腳抽筋的緣故吧。哎呀，蝶泳的時候，還看見姊姊腳心有痣，小腿……」

「住口！」茶妃咬牙切齒，「妳竟敢偷看本宮沐浴！」

正常沐浴可看不到腳底心，宋姣姣點頭道：「不只是臣妾，小蝦蟆也看到了。」

說著，她掏出了那隻關在網裡沒放出來的蝦蟆，在茶妃面前晃晃。

「孤——寡——」

「嘔……」茶妃鐵青著臉，將頭探出床榻，乾嘔了起來，渾身都是蝦蟆黏膩的觸感。

看到她這模樣，宋姣姣感覺堵在心裡的氣全通了，舒暢地喝了口茶。

「宋答應頂撞茶妃，」御妃下意識地看了眼賀昭的臉色，他依舊是沒睡醒的模樣，神遊開外，「禁足兩個月。」

「好……」黑葡萄般的眼睛裡閃著快樂的光澤，宋姣姣飛快地應下了，「哩」字還沒吐出口，就被一道清冷的聲音打斷了。

「半年。」賀昭涼涼地看了她一眼，下了死命令。

似是罰得有些重，屋子裡有一瞬間的安靜，還是穩重的御妃紅唇輕啟，順著他的意思改變了命令，「依皇上口諭，宋答應禁足半年。」

「……」好嘛，贏得了女人戰爭的短暫勝利，輸了心上人，該不會賀昭也覺得茶妃楚楚可憐，而她罪該萬死吧？

「宋答應，快承下口諭。」黃嬪嬪悄悄提點。

宋姣姣漸漸斂了笑，正色道：「妾身遵旨。」

睏得像是隨時要睡過去的賀昭慢悠悠起身，率先起駕回了臨淵殿，眾人也都鳥獸散了。

一場鬧劇便這樣兩敗俱傷地結束，宋姣姣只覺得心裡泄出去的那團火又攏了回來，怪賀昭是萬萬不可以的，不知道衝誰撒，只能又氣一氣命運了。

當晚，龍井宮燈火通明，宮女太監們都在細細搜索小蝦蟆的痕跡，雖不知宋答應到底放了多少隻，但一隻都沒有抓到！

茶妃夜不能寐，總覺得黑暗中，每個角落都偷偷躲著渾身疙瘩的蝦蟆，會冷不防地爬到她身上，激起渾身戰慄……

她緊緊揪住了床幔，恨恨道：「宋姣姣，我要妳好看！」

「小主，您怎麼爬那麼高的房梁！」春花為宋姣姣披上披風，一陣後怕。

秋月收拾著濕漉漉的黑衣裳附和，「真的要命，若有風險，再怎麼解氣都不值當的。」

「這半年老奴一定會看住小主的。」黃嬪嬪也嚴厲起來，不能再讓她胡鬧了。

以牙還牙的惡作劇倒不是問題，頂多打入冷宮，也是衣食無憂，但宋姣姣這惡作劇方法有點賣命，還是得看住了。

宋姣姣一言不發，只是笑笑，像是藏了什麼心事，打著哈哈蒙混過關。

走到拐角處，面前黑壓壓一片人，走神的宋姣姣嚇得一哆嗦，總怕是茶妃要找她約架。

燈盞之中，露出男子如西洋畫師筆下濃墨重彩的油畫般剛毅的臉，淡淡地望向她，彷彿刻意等在這裡，眸如點漆。

「過來。」他說。

彷彿遇見了海妖，在如霧的星光下吸引著海上的帆船，宋姣姣腳步輕快地蹦躑過去，心甘情願地為他撞上礁石。

海妖本人卻沒有善意，英挺的劍眉微微擰起，狹長的眸中蘊著怒，「妳知不知道……」

宋姣姣突然一個右鉤拳往賀昭面門上揮，打斷了他語氣不善的對話，盛氣凌人的話便噎在他喉間。

「來人吶！護駕——」三喜率先叫喚出聲。

應聲蟲般，四喜也第一時間喊出聲，「護駕——」

侍衛們拔出了刀，將兩人圍成一個小圈。

賀昭站著沒動，連眼睛都沒顫動一下，平靜地看著宋姣姣的拳頭從他鼻尖蹭過去，帶點癢。

愉悅地看了圈眾人的反應，心裡那股氣疏通，舒服極了，眼裡染上細碎的笑意，宋姣姣擺擺手，「晚安，大家。」

沒有得到指令，虛驚一場的侍衛整齊劃一地收刀入鞘，任由她從包圍圈裡出來，大搖大擺地嚇了皇上以後，還全身而退地回宮睡覺去了，彷彿冒犯聖上是一場盛大的冒險。

春花秋月黃嬾嬾覺得甚是丟人，行禮道歉，做賊一樣相互扶持著逃了。

周遭又歸於寂靜，三喜體貼地給等了許久的賀昭攏了攏披風，「皇上，回臨淵殿嗎？」

修長的指節慢慢觸碰過鼻尖，他輕輕「嗯」了一聲，辨不清情緒。

作為宮裡第一個被禁足半年之久的妃嬪，宋姣姣覺得很榮幸，禁足不可怕，她有人有鵝有吃有喝，還樂得清閒，更何況罪魁禍首應該還在懼怕蝦蟆，賀昭也被她打了半拳，小日子簡直美滋滋。

「月啊，妳能不能幫我問下京城日報怎麼訂啊？我看他寫得怪不正經，當笑話看是挺好笑的。」宋姣姣在院子裡擺好桌案，一邊在黃嬾嬾的監督下練字，一邊請求著。

她禁足，小姊妹們還是能出去的，這幾天話本瓜子樣樣不缺。

秋月搖搖頭，「其實奴婢一直背著小主看報紙來著，但京城日報最近在整頓改革。」在餵鵝的春花猛地一起身，「磕死我了！是不是小主在皇上面前念過報紙以後改的？」

「對對對。」秋月一拍腦袋，已經開始準備起鬨了。

「定是皇上看小主的名字跟魏少爺一塊出現，龍顏大怒，吃醋了！」

「哎呀，原來是……哎哎，妳怎麼了？」秋月瞬懂地笑了出來，又看春花維持著起身的姿勢，卻直不起身卡在半空中。

「腰……閃了。」春花疼得齙牙，臉上依舊是滿足的笑容。

黃嬾嬾將宮裡剛發的《宮規手冊》首頁給春花看，春花竟奇蹟般戰勝身體的痛苦，興奮地挺直腰板，「瞧啊小姐，宮規第一條，不許爬高高，這寵溺的口吻，這關懷備至的……」

門庭冷落的羨魚苑突然傳來敲門聲，被打斷卻離門最近的春花，臭著臉打開了門。居然是茶妃身邊的宮女普洱，她手中拿著一本厚厚的書來，丟在宋姣姣桌上，捏著官腔道：「茶妃娘娘感念姊妹情分，為了助宋答應痛改前非，特賜《女德》一本，日日抄寫。」

宋姣姣翻了翻那本《女德》，嗤笑一聲。這女德也挺新的，跟她從前看的那本不一樣，被魔改了的第一面還寫著——

把蝦蟆丟進別人的洗澡水裡，這樣的女人會瘋狂長痘痘，丈夫不會愛她，婆婆會

責罵她，如果不改正，正直的小姊妹會孤立她！

「行。」宋姣姣點頭應下，越看越想笑，都能想到茶妃加上這行字的時候臉上油綠的表情。

見她沒反抗，普洱更囂張了一些，「中午就要，午膳時分便會有人來取，若完不成，就禁足……」

「好的好的。」宋姣姣點點頭，大手一揮，「那中午叫小安子來拿，不然不給，把我關成老太婆我也不抄。」

普洱還想說什麼，又沒什麼可說的，宋答應太配合了，不過是指明了要一個小太監來取而已，應下後揣著一肚子疑惑走了——這宋答應怎麼一下囂張一下乖巧的？

抄書這種事情，宋姣姣是不怕的，她是寫話本的，在書局老先生的奪命連環催之下，練就了筆走龍蛇的手速，更何況她這有四個人呢，區區《女德》，分攤下來也就那麼點事情。

「小主，您真的要抄半年啊？」黃嬾嬾在看到第一頁那句屈辱又滑稽的話，覺得很荒唐。

宋姣姣抿唇一笑，露出了做壞事專用表情，黃嬾嬾看她要搞事，居然……與有榮焉。

午膳時間很快就到了，小安子果然是個猛士，敢一個人勇闖羨魚苑。

宋姣姣已經抄完了書，悠閒地坐在院子裡，面前有兩道冒著香氣的菜肴，她卻不為所動，苦哈哈地啃著兩個白饅頭。見賓客已到，她懶懶地揮手，「關門。」

沉重的院門在小安子身後緩緩闔上，虎視眈眈的秋月守著門，把玩著沙包大的拳頭。

情況不對，寒涼的感覺爬上背脊，小安子艱難地吞嚥口水，面部肌肉顫顫，露出了諂媚的笑，「哎喲，這是誰家娘娘啊，怎麼生得沉魚落雁，櫻桃小嘴兒連吃饅頭都如此優雅！」

系統的聲音沒有傳來，自戀的宋某人紅光滿面，樂呵呵的，「你再多說點。」

似是抓到了一線生機，小安子趕緊順著她的話頭哄道：「在奴才心裡，宋答應是最溫柔知意、嘉言懿行的人，簡直上得廳堂下得廚房，我泱泱南國之榜樣啊！」

【叮——小金庫到帳，四兩整。】

他口中每蹦出一個形容詞，宋姣姣手頭就富足一些，嗅到了商機。

「唉，那你家娘娘怎麼說我丈夫不疼，婆婆不愛，還要滿臉長痘痘呀……」她幽幽歎了口氣，輕輕撫摸著《女德》。

小安子被她看得頭皮發麻，又不能說茶妃娘娘的壞話，「撲通」一聲跪了下來，「宋答應，您就饒了奴才吧……」

「不行，畢竟我這麼惡毒，在茶妃娘娘落水的時候，還攔著你不給你救。」宋姣姣掏出了專門用來記仇小本本，「我覺得茶妃娘娘不應該讓我抄《女德》，畢竟我把『男女授受不親』牢記在心，應該罰我寫懺悔錄。」

懺悔錄是牢裡犯人寫的，聽她這樣嚴重的說辭，小安子只能低垂著頭，冷汗涔涔

地往下冒。

「煩了，毀滅吧！」宋姣姣往記仇本上記了點什麼，中二地做了個手勢。訓練有素的大帥雄赳赳氣昂昂地上場，像隻自信的丹頂鶴，直著腿慢悠悠踱過來。春花使出按摩的渾身解數，給大帥做了個全身按摩，又寄予厚望地捧住了牠的呆腦袋，激昂地鼓勵道：「準備好了嗎？」

「嘎——」下一瞬，大帥一個箭步衝了過去，對著小安子因跪拜而翹起的豐臀啄去。

「哎喲喂！」小安子幾乎要飛起來了，一路逃到了門邊，卻被秋月擋著逃無可逃，只能在狹窄的院子裡撒開腿沒命地奔跑。

他可見識過大帥的威力，當日啄茶妃娘娘的時候，十幾個宮女都被嚇得亂竄，最後娘娘也被嚇得花枝亂顫……現在更狠，一院子的人，大帥只追著他啄，餘下的甚至氣定神閒地喝茶吃瓜子，欣賞著他慘叫的身影。

小安子最後躡到了樹上，粗重地喘了口氣，捂了捂殘破不堪的臀，強忍眼淚，又露出了一絲得意的笑，然而下一瞬，他淒慘的笑容便僵在了臉上——為什麼鵝會上樹！

只見大帥做了下準備動作，展翅翻騰了一波，穩穩地落在他的懷裡，呆滯的眼睛裡甚至出現了一絲嘲諷的笑，彷彿在說——「想不到吧？哥來了！」

在大帥蓄勢待發地探出脖子時，當小安子在樹上生無可戀放棄抵抗、懷裡還窩著隻鵝時，宋姣姣手邊的一炷香燃完了，她大發慈悲地擺擺手，「帥啊，收工了。」見大帥被一群人誇了一頓，美滋滋地回了窩後，小安子才護著殘破不堪的身體，委屈巴巴地從樹上爬下來。

宋姣姣在小本本上打了兩個勾，涼涼地看了他一眼，「本來準備啄半炷香的，可你居然覺得本宮不溫柔知意、嘉言懿行，就加了半炷。」

小安子傻眼。

「你走吧，這是我苦巴巴吃饅頭給茶妃姊姊省下來的菜，你跟秋月一起端去，聊表心意。」宋姣姣指了指桌上冒著香氣的兩道菜。

就算她在裡頭下毒，小安子都覺得是常規操作，雖不知道裡頭是什麼東西，但他斜覷了一眼嚴格的大帥，絕對不敢忤逆，「奴才遵命！」

陌生又尋常的香氣不停地往鼻子裡鑽，有點像是雞肉，小安子手中端著托盤，搖搖欲墜地從羨魚苑走出來，心裡不停揣測著裡頭到底為何物，卻在秋月的監視下不能打開。

黑黝黝的眼珠子骨碌碌轉了一圈，他羸弱至極，「哎喲」一聲往前倒去。

手中的托盤隨著他的摔倒而不穩，眼看著托盤上的鍋子就要落地，說時遲那時快，一隻矯健有力的手伸了出來，從底部穩住了托盤，再將鍋子穩穩接在托盤上，他連菜的影子都瞧不見。

小安子目瞪口呆，這羨魚苑臥虎藏龍，主子會爬屋頂就算了，鵝會啄人也算了，這宮女居然也是個練家子。他顛巍巍地咧出一個笑，「哎呀，瞧我這笨手笨腳的……」

秋月冷笑一聲，彷彿能洞穿一切，「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。」

天啦嚕，羨魚苑眾人竟都還有讀心術？是妖怪吧，是吧？

一路戰戰兢兢地同行，來到了龍井宮，開門的普洱看見秋月跟著來了，又看了眼衣服破爛的小安子，升起了不祥的預感。

秋月率先開口，「我們答應省吃儉用，自己啃著乾饅頭，給茶妃娘娘省下兩道葷菜，特意送來賠罪。」

說罷還看了小安子一眼，小安子連忙點頭，「對對對，宋答應一片好意。」

普洱皺了皺眉，看著那兩大個托盤，心裡嘀咕秋月如何拿得動。

因為托盤重，只能由小安子和秋月一起端進去，普洱拿著《女德》。

一路上眾人都瘋狂想知道到底是什麼菜，但秋月搞得越發神祕，絲毫不肯透露。她一走，龍井宮就炸開了鍋，對著兩道菜研究。

茶妃看著用狂草抄寫的《女德》，還有那句她特意添上的話，心中就一片得意。雖然這些紙張上混著四種字體，但那囂張狂野的字必然是宋姣姣寫的，她甚至都能感受到抄寫時的怒意。

「娘娘，宋答應送的兩道菜，該如何處置？」大紅袍對著蓋著蓋子的菜，真想打開一探究竟。

「這個惡女定然藏著壞水，給我下毒了。」茶妃婷婷嫋嫋地走到桌前，素手執起了筷子。

聽她這樣說，普洱嚇白了臉色，「娘娘，那可吃不得啊！」

「哼，做的菜御膳房都登記在冊，她若真的動了手腳，逃不掉的。先去找章太醫來瞧瞧什麼毒，若是輕微毒藥，本宮就將計就計；若是劇毒，那照樣可以揭發她去冷宮。」茶妃心裡的小算盤打得咣咣響，似是對宋姣姣有天然的敵意。

復仇的曙光就在眼前，小安子已經換了身衣裳，屁股卻一陣陣發疼，越發殷切地去打開蓋子。

神祕的菜肴展露在眾人眼前，一盤是紅燒的，另一個是乾鍋，裡面的肉滿滿當當，異常豐富。茶妃沒有見過這種肉，色香味俱全，Q彈的肉質，上面蓋了層橘紅的辣油，甚至還滋滋冒著熱氣，眾人都吞了吞口水，卻怕有毒，不敢吃。

「這是雞肉嗎？」小安子與茶妃同仇敵愾，細細地觀察起來，像雞肉，還有細細的骨頭，卻又不太一樣。

茶妃也很好奇，試探性地拿銀筷子夾起了一塊肉，銀筷子並沒有變黑。那塊肉卻很長，慢慢地拉出來，因為被其他肉擋在下面，扯出來的時候還微微彈動了一下。茶妃細細地觀察那矯健帶著肌肉的小腿兒，上面甚至掛著噴香的辣椒泡，怎麼看怎麼像——青蛙腿！

「啊啊啊！拿走！都給本宮拿走！！」想起了癩蝦蟆的模樣，茶妃胃裡一陣翻騰，幾欲作嘔，嚇得將整隻腿甩了出去！

眾人皆是一驚，還受當日一群蝦蟆的餘威震懾，偌大的龍井宮忙了許久許久，竟連一隻蝦蟆都沒抓到！

托盤中一張不起眼的紙緩緩飄了下來，大紅袍看著熟悉的狂草字跡，臉色越發蒼

白。

這是宋答應向御膳房申請膳食轉移的登記表，申請菜目為：紅燒田雞、乾鍋田雞……

更要命的是，御膳房的印章之下，有醒目的一行字——秉承光碟原則，食物一出御膳房，概不浪費，若有違抗者，餓三天。

這是御膳房的強制規定，如果浪費了這兩盤田雞，龍井宮就要三天沒飯吃，有了這個規定，宮裡上下都很節約。

「娘娘……不能倒掉啊……」她攥緊了單子，似是預料到了什麼。

茶妃也被嚇得臉色蒼白，彷彿連聞到田雞的氣味都是痛苦，壓抑著顫抖喊道：「那你們吃啊！」

在章太醫的測試下，這兩道菜一點毒也沒有，必須要吃光光，還要受御膳房來收碗的嚴格老嫗監督。

龍井宮人多力量大，但對造成心理陰影蛙類還是異常抗拒，含淚吃下——正常人誰在宮裡吃這個啊！不過吃到後面，倒也還挺香。

照常來上茶藝課的蘇雪依見到了這幅場景，心生一計，主動道：「妾身說不定能為娘娘排憂解難……」

聽了她的計謀，茶妃的臉色才微微好看一些，獐笑道：「就按妳說的辦！」

Crescent Family